

匡亚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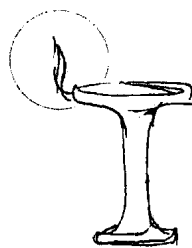
周群 谢建华 著

徐渭评传 (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徐渭评传 (下)

周 群 谢建华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渭评传/周群,谢建华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7-305-05983-4

I. 徐… II. ①周…②谢… III. 徐渭(1521~1593)-评传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6352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徐渭评传

周 群 谢建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32.5 字数 365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983-4

定价: 64.00 元(上、下)

第五章 状写经世到颓放心路 历程的散文与骈文

徐渭对于自己的散文与骈文有这样的评价：

田生之文，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尤契者蒙叟、贾长沙也。姑为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师心横从，不傍门户，故了无痕凿可指。^①

“田生”乃徐渭的别名“田水月”。不难看出，徐渭对自己的散文与骈文评价颇高。徐渭自谓其文乃“尤契蒙叟、贾长沙也，姑为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苏”。亦即远得庄子与贾谊之神韵，而近取韩愈、苏轼。不难看出，徐渭之文所谓“尤契者”几未有人

^① 《徐文长逸稿》卷一六《书田生诗文后》，《徐渭集》第9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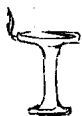
论及^①，而有得于韩愈、苏轼（尤其是后者）乃学者共识。其实有得于苏轼与神契庄子、贾谊并不矛盾。苏轼之文风会众家，清人刘熙载即曾言及“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亦陆敬舆，亦庄子”^②。《东坡全集本传》载，苏轼“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③但是，庄子与贾谊散文的内容有别，风格不同：庄子高蹈恣肆，遁世逍遥；而贾谊则以国土之身，以辅君弼国为己任，所抒所发，多为军国大计。二者何以相契？其实徐渭所言乃是实情。徐渭虽然以一介布衣之身，但有幸经历并参与了明代后期疆防、海防的部分大计。徐渭入胡幕以及与吴兑、李如松的交往，所论多为军国之事。其中，在胡幕多为代拟，而后期与李如松的交往则是直陈己见。代拟之表颂、章奏、书启等虽为秉旨之作，但其中无疑寄寓了作者的理想。这是徐渭之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徐渭生前赢得了声誉。所谓文似唐顺之，其实就是指妙会贾谊之作而言。但随着小品文的勃兴，徐渭被认为小品文肇兴的先驱者，学人们多关注徐渭的小品文，对徐渭的高文典册论之甚少。我们认为，徐渭的“高文典册”无论是关乎重大主题的内容，还是辞章的富赡流丽，都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而他自称深契于蒙叟（庄子）的作品则体现了徐渭人生中的另一面，他曾作诗云：“予耽庄叟言真诞，子爱江郎石更奇。

① 仅袁宏道评点其《一悟说》时有“仿佛蒙庄”一语。见《徐文长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明万历四十二年钟人杰刻本影印，集部第145册，第288页。

② 《艺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③ 《东坡全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诂意取为双别号,遂令人唤两天池。修鳞在上何难跃,大鸟须风不易吹,从此丹莲苍壁里,一泓秋水看龙飞。”^①他耽爱庄子,是因为“言真诞”,亦即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表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生态度与为文风格。所谓“诞”,显然不仅仅是语言风格所能概括,而更是以汪洋自恣之文以表现“一泓秋水看龙飞”的精神。当从胡幕归来,家难发生之后,徐渭的人生态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到“天下事哪一件不可笑者。譬如到极没摆布处,只以一笑付之,就是天地也奈何我不得了”^②。虽然不无润笔代拟所作,但已不是创作的重点。因此,徐渭自谓“尤契蒙叟贾长沙”,我们既可以视为徐渭对作品风格的自评,更应理解为主要的是就文章的内容而论。

徐渭之文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较为正式的表启策论序记等实用性很强的文种,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代拟之作,这些作品一般都深中古人法度,古峭之中不乏雅丽;另一类则是较为自由的小品文类,活泼灵动,即四库馆臣所谓“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之作。但这些作品虽看似尽情挥洒,喜怒哀乐,无所不写,实乃妙会古法于心而见之于文,于无法之中见其韵致,机锋侧出,放言奇谲,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

徐渭之文,是以人生履历的写照,抒写“侘傺穷愁”是其文的重要内容,但在徐渭的文中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一种是寄意于代拟之作之后,另一种是直抒胸臆于表。兹分而论之:

① 《徐文长三集》卷七《天池号篇为赵君赋》,《徐渭集》第299页。

② 《头陀趺坐》,《徐渭集·补编》第1322页。



第一节 经世之文：理想与现实 撞击下的灵魂呼号

徐渭科场受困,但也许正因为这样的遭际,仕进之心格外强烈,他曾自谓:“激昂丈夫,焉能婆婆蓬蒿,终受制于人。”^①因此,无论是其入胡幕时期得以稍展抱负,还是入狱之后以及北上京师、宣镇,都曾对当时的军国之事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徐渭祖上原本军籍^②,少年时即好弹琴击剑,习骑射^③,有报国之志。当倭寇入侵之时,徐渭“至高埠,进舟贼所据之处,观览地形,及察知人事”,写成《拟上府书》,提出了详尽周密的歼灭倭寇的计划。在《拟上督府书》中提出了周密的用兵之道,表现了徐渭突出的军事才能以及期在报国的决心。即使是代拟之作,也难掩徐渭的经世之志,如《代白卫使辨书》,虽是为“以海寇抱不测之罪”的卫使辩白,但作者纵横捭阖,援古论今,期以“甘犯铁钺之诛,再效愚忠于前”,表达了“挂席涉海,凌白涛之中,取鲸鲵之首而梟之藁街”的决心。^④至于因时而设,极具实用价值的策问,更是纵横裕如,条分缕析,新意可披。既表现了徐渭的经国之志,又体现了为文以致用的意向;《治气

① 《徐文长佚草》卷三《上提学副使张公书》,《徐渭集》第1107页。

② 据《徐文长三集》卷四《从子国用至自军中》云:“高皇得大物,创始日不暇。草草约三章,未及详误注。吾宗本掾流,困书出休假。干轨苦不多,负戈蒙绛帕。远戍致夜郎。履艱趋传舍。终年苦肩臂,幸不死戎马。迩来二百年,子孙袭罔赦。”见《徐渭集》第86页。远祖曾有过的“远戍致夜郎”的经历。

③ 《徐文长逸稿》卷二二《方山阴公墓表》,《徐渭集》第1028页。

④ 《徐文长三集》卷一六,《徐渭集》第469页。



治心》^①则纵论儒家与兵家治兵之道的异同,以析理胜;《军中但闻将军令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古之善将将者,使士卒畏将而不畏己”的道理。这些文章风格各异,体裁有别,但都显示了徐渭卓犖的军事才华以及文以致用的特征。

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徐渭曾与张元忭一起撰写了《会稽县志》。据张元忭《会稽县志叙志》云,徐渭“专编摩之役”,而张氏仅“严义例,核名实”^②。可见《会稽县志》主要成于徐渭之手。该志每项分志均有专论,诸论文字被徐渭收入于《徐文长三集》之中,可见这是徐渭精心结构之作。在诸论文字中体现了徐渭鲜明的致用为首务的撰志思想。如,方志一般多状写一地之特色、表彰人物风流,以使俊伟杰出之人物远播流芳,即如章学诚所云:“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③但徐渭所作的县志诸论,并不以表彰名物风流为唯一期许,而是美刺相兼。如他在风俗论中痛击时弊,云:“而今之所安者,婚论财,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则溺之,父母死不以戚,乃反高会召客,如庆其所欢事,惑于堪舆家则有数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顾者。”又说“而今之所乐者,其业在博塞以为生,群少年日鹜于市井,黠佃逋主者之租,又从而驾祸以协之”。以至于“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穷江之南北,山之东西,竞其绮丽,罄其方之所输,其多不可以指数”^④。因此,徐渭所撰的志

① 《徐文长逸稿》卷二〇,《徐渭集》第891页、第897页。

② 万历三年《会稽县志》卷首。

③ 《文史通义校注》卷八《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21页。

④ 《徐文长三集》卷一七《风俗论》,《徐渭集》第497页。



书,又可起到去除“俗之瘤”的药石功能。再如,在《会稽县志》中,《山川志论》独辟蹊径,与一般的方志状写山川特色不同,而独论古今详略之别。古代作为天下九州之一的扬州,在《禹贡》、《周礼》中极其简略仅“不满一尺牍”,而“今之志会稽者,书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数十纸而未终”,原因在于贡物计数有关:

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属其封国,则王者制其贡而已耳,不责其数可也。故夏之物于扬州,亦止曰贡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于扬州,亦止曰金锡竹箭而已。秦以后,天下之地一统于京师,惟一统于京师,则王者虽制其贡矣,不责其数不可也,故一毛一鳞之所产,亦必稽于土,登于版,与壤亩等也,而不敢以谩。夫物不责其数,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纪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满一尺牍。物责其数,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纪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数纸而未终,且间有缺。^①

看似不甚合乎情理的方志山川志,其实正体现了作者关心民瘼的一贯思想。这在《徭赋论》中得到了印证:“志民瘼者,慎毋为亩惜一毫厘,使图蠲者得乘之,以变此良法(一条鞭法),则幸甚矣,则幸甚矣!”^②而这一思想还贯及于《物产论》、《设官论》、《户口论》之中。这些不落常套的奇异之文,与其自

① 《徐文长三集》卷一七《山川论》,《徐渭集》第496页。

② 《徐文长三集》卷一七《徭赋论》,《徐渭集》第501页。



然本色,但求致用的文学取向是完全统一的。此类作品,一般条理缜密,说理透辟,往往是徐渭深契于疏俊瑰伟,陈古以刺今的贾长沙之文。可见,与晚明名士散文的空灵秀逸不尽相同,徐渭虽然也有抒写一己性灵的小品,但文以致用是他为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所作的表疏、启、书、策、序跋、赞、铭、记、碑传、墓志铭、行状、祭文、寿文、榜联等就其文体而言,都是应用文。徐渭实用性较强的文字中,有很大一部是以他人名义所作的代拟之文,这跟明代功令为时文,而实用性较强的往往是古文有关,诚如徐渭在《抄代集小序》中所言:“今制用时义,以故业举得官者,类不为古文词”,但因为“送赠贺启之礼,乃百倍于古”^①,而这些“古文词”大多就是骈文,因此徐渭所代的骈体文,多为有益于时之作。

徐渭倡求本色,抒写真我,但现实给他实现理想留下了极为狭窄的空间和尴尬的选择:入胡幕已是深受恩遇的美差了,前提则是将自己的卓犖的才华变成命意于他人的工具,“豪荡不羁”之徐渭,灵魂受到的痛苦煎熬可想而知。有时,对于自己所厌恶的人物亦需献以谄媚之辞,这给后人留下了物议徐渭的话柄,所作之文也成“白圭之玷”^②。其实,徐渭当时又何尝不深深地自责与不安?傲兀的性情与窘困的境况形成巨大的冲突。当胡宗宪聘其入幕之时,徐渭的踟躇不前正显示了其灵魂与生计矛盾的苦痛:“一旦为少保胡公罗致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卧不起,人争愚

① 《徐文长三集》卷一九,《徐渭集》第536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徐文长集》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606页。



而危之,而已深以为安。”^①结果,灵魂与人格屈就于苦难的现实,而这样的选择又让徐渭陷入了更大的困苦:一方面受到艰危的政治风云的震慑,自感陷于其中而难以解脱;另一方面,灵魂屈就于现实的选择又悖离了徐渭所秉持的人生原则,灵魂时时发出痛苦的哀鸣。他深知自己留下的这些文辞给自己的文学生涯留下的将是“白圭之玷”。他在将其《幕抄小集》汇成之后,云:“予从少保胡公典文章,凡五载,记文可百篇,今存者半耳!其他非病于大谀,则必大不工者也。噫!存者亦谀且不工矣,然有说存焉,余不能病公,人亦或不能病余也,此在智者默而得之耳。”^②他祈求的仅是阅者默察其中不得已的苦衷而已。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徐渭的苦痛来自于追求与人格的矛盾,狷介正直之士是难以实现自己抱负的。胡宗宪虽然抗倭有功,颇具政治才华,但仍不得不取媚于严嵩之辈,而区区诸生之微的徐渭只有通过自我安慰的方法求得解脱。在《抄小集自序》中以韩愈相比,正是徐渭不得已求得心灵慰藉的方法而已。

这种心灵自戕之作,主要集中在入胡幕之时,尤其是对于严嵩的谀阿之辞,如:“知我比于生我,益征古语之非虚,感恩图以报恩,其奈昊天罔极。”^③而作此谀辞完全是为了其主胡宗宪艰危的政治环境而已,正所谓“孰原销骨,自分捐骸,抑赖相公,上下调停,始终爱惜”^④。因此,对于严嵩等佞臣的恭

① 《徐文长三集》卷二六《自为墓志铭》,《徐渭集》第639页。

② 《徐文长三集》卷一九《幕抄小序》,《徐渭集》第536页。

③ 《徐文长三集》卷一五《代贺严公生日启》,《徐渭集》第445页。

④ 《徐文长三集》卷一五《又启三首》其一,《徐渭集》第445页。



谦之辞与上《白鹿表》一样,都是司记室之职的必然选择。因此,读文长此类作品,我们只能当作了解文长心灵苦痛的悲叹,以及欣赏其骈雅典贍的文辞风格而已。

其实,徐渭所代之作,涉于谀媚之嫌的数量并不太多,并基本囿于供职于胡幕之时,而代作中更多的是涉及政治军国大事的重要文书,以及因生活之计而博取润笔费的碑传、序记等文字。虽然这些作品仍然是秉承他人之意而作,但是,行文之中,自然寄寓了徐渭自己的思想。如《赠梁尚书公序》等。而其他的润笔代拟之作则基本无此之瑕,有些写得还十分典丽富贍,如深得胡宗宪激赏的《镇海楼记》:

镇海楼建当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吴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胜,一望苍茫可数百里,民庐舍百万户,其间村市官私之景不可亿计,而可以指顾得者,惟此楼为杰特之观。至于岛屿浩眇,亦宛在吾掌股间,高翥长骞,有俯压百蛮气。而东夷之以贡献过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来者,无不趋仰以为观游的。如此者累数百年,而一旦废之,使民怅然若失所归,非所以昭太平,悦远迩。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贮钟鼓刻漏之具,四时气候之榜,令民知昏晓,时作息,寒暑启闭,桑麻种植渔佃,诸如此类,是居者之指南也。^①

全文虽不无标榜胡宗宪事功之嫌,但是着意点则在于渲

① 《徐文长三集》卷二三《镇海楼记》,《徐渭集》第611页。



染镇海楼之高翥长蹇，俯压百蛮之气，目的在于昭太平，悦远迹，以钟会万民所归。建楼题楼都为海防大计，寄意颇高。记文典庄宏肆，纡徐优容，节奏和美，错落有致。袁宏道谓其“隼伟宏畅，足称大篇”当为允评。

这类作品是以另一种方式记录了徐渭的人生经历，直接关系徐渭的生活依凭，因此多为徐渭的精心结构之作。《镇海楼记》成，受到胡宗宪的赏掖，曰：“闻子久侨矣，趣召掌计廩银之两百有二十，为秀才庐”，遂使文长居有定所酬字堂。^①对于这些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典重文字，徐渭当然颇为自珍，他在《抄小集自序》中说：

山雉自爱其羽，每临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顾。孔雀亦自爱其尾，每栖必先择置尾处，人取其尾者，挟刀匿丛篁，伺其过急断之，少迟忽一回视，则金翠光色尽殒，此岂其靳惜之意专致通于神，故人不能夺其所爱，而必还之于既去耶？此其于麝抉脐，蛇剖珠，又稍殊异矣。余夙学为古文词，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辞而百縻，往来幕中者五年。卒以此无聊，变起闺阁，遂下狱，诸所恋悉捐矣，而犹购录其余稿于散亡，并所尝代公若代人者，诗若文为篇者若干，盖所谓死且勿顾，夺其所爱而还之于既去，于孔雀山雉何异耶？昌黎为时宰作《贺白龟表》，词近谄附，及《谏佛骨》则直，处地然耳，人其可以概视哉？故余不掩其所代于公于人者。虽然，自妄羽之而复

① 《徐文长三集》卷二四《酬字堂记》，《徐渭集》第612页。



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诚如是，则吾之购之录之也，其不见笑于山雉孔雀也几希矣！^①

以山雉孔雀自怜锦羽比喻代言之作的自珍，新奇独特。而以韩愈相比，其实蕴含着作者无法言及的悲酸。不得不谏，“乃处地然耳！”这是徐渭十分痛苦的创作阶段。

必须指出的是，徐渭受到当时权贵如胡宗宪、李春芳、吴兑、李如松等人所重，原因却主要在于他能写一手很好的骈文。徐渭的骈文成就，学界论之甚少。原因固然在于骈文本有矜雅使博、伤于形式之弊，以及徐渭所作多为谀颂之辞有关。同时，还在于徐渭处在骈文衰落，小品文的兴盛即将来临的时期，人们往往被徐渭为明代小品鼎盛骅骝开道的现象遮蔽了。然而，徐渭的骈文理应值得一论，骈文是影响徐渭人生的一种重要文学样式，同时徐渭所撰的骈文与帝王及朝廷重臣直接有关，其中包含了诸多时代讯息。更重要的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骈文发展史上一个被忽略的时期的面貌。

骈文是发轫于东汉末年，至南朝时臻于鼎盛，经唐宋古文运动的冲击而中衰，至清代中兴的文学样式。这一文学样式的兴衰之变，与统治者的喜恶具有直接的关系。肇兴之初，汉灵帝立鸿都门学，遂使文坛质胜于文逐渐变为文质并重；趋于鼎盛则是曹氏兄弟、南朝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父子、陈后主以及王氏家族、谢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贵族喜好推崇的结果；骈文在隋代的中衰又与隋文帝杨坚有直接关系，他

① 《徐文长三集》卷一九《抄小集自序》，《徐渭集》第536页。



鉴于文风的浮华,不利于新兴王朝的统治而下诏,要求公私文翰,一概实录。李渭迎合上意,写下《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批判当时之文“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遂使文风发生了变化。其后则古文运动占据主导地位。骈文的兴衰发展史与君王朝臣好恶有关的传统在明代又一次被重复了,明嘉靖帝喜好道教,达到了“不斋则醮,月无虚日”的地步^①,而道教斋醮时敬献天神的奏告文书青词就是以骈文的形式写成的。当时的朝中文士重臣争相撰写供奉青词,沈德符云:“世庙居西内事斋醮,一时词臣,以青词得宠眷者甚众。”^②严讷、袁炜、李春芳、夏言、严嵩等人,因写得一手好青词而位至宰相,被时人称之为“青词宰相”。但“大臣应制青词,多假手山人者”^③。青词是“四六金文”,一般用骈文写成,讲究对仗、用典。徐渭是嘉靖朝的骈文名家,自然会受到企求仕进的朝臣们的重视,虽然为李春芳代撰的青词供奉稿未收入文集之中,但《鲍府君科》尚存,从中可见徐渭撰青词的大概以及时风所尚。但是,就内容而言,并无可取之处,徐渭自编《徐文长三集》未收这些作品,可见徐渭对这些达官以求幸进的文字也认为并无保存价值。但是,另一些为献祥瑞而代拟的表文则较为重要,尤其是《白鹿表》不但得到了帝王的嘉佑,并且对胡宗宪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徐渭精心结构之作。就形式而言,这些

① 夏燮《明通鉴》卷五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北京:中华书局本1959年版,第59页。

③ [清]钮琇:《斛觥续编》,《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本1979年版,第30编第5册,第3186—3187页。



作品直承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疏朗平实、清空流转以及骈文散文化的余绪。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渭所作应合了骈文发展的历史传统,是骈文自南宋以后渐趋衰弱,清代骈文复兴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中间环节。如《代胡总督谢新命督抚表》:

任兼督抚,一方文武之司,镇重浙闽,万里华夷之会。抚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东南之患,夙夜再兴,始于赤子之弄兵,驯至苍生之受毒,引岛夷而深入,连省甸以无宁。慨自数年以来,无如今日之甚。辟犹破坏之车,既遇险于泥泞,必得良父之御,可责望以驱驰,若求善后于贱工,终知无补于覆辙。臣之自揣,何以异兹?人所私评,亦为过当。且昔叨监军纪功之任,偶成事于一时,比于今提督巡抚之难,亦奚啻夫百倍,昔犹不逮,今复何能?特以圣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则凡豪杰响应,必有乐毅之流。臣敢不洒涕誓师,矢心图报。黄金横带,敢怀先乐之心,沧海扬波,岂望生还之日。仗天威而策励,尊庙算以周旋。取彼鲸鲵,爰助鼓鼙之衅,伫看溟渤,翻为雁鹜之池。力虽不前,志诚无已。^①

虽为代作,但这既是胡宗宪履新之时矢志剿倭的决心,也饱蘸了作者抗倭报国的理想。典瞻雅驯,雄健閎肆,用典如贯珠,淋漓酣畅,了无滞碍。

徐渭的骈文中有些是表彰豪杰之作,虽然不无谀媚之嫌,

① 《徐文长三集》卷一三,《徐渭集》第430页。



但以抗倭功臣为主,是寄寓作者激情的佳构。如《寿中军某侯帐词》中称颂“冠冕将门,翹楚武弁”,“一身许国,百战成功”的将军时描写其“楼船挽粟,鱼鳞集淮济之滨,海总横戈,蜃气息沧溟之外”。“万骑控弦,轂海霜霄之月,百金匕首,芒抽秋水之渠”。“取鲸鲵而衅鼓,翻雁鹜以为池,劳苦功高,裘轻带缓。壶浆竞载,莫倾士女之忱,保障仍资,益庆东南之福。”徐渭的谀美之辞是作者对于“一剑霜寒,坐控华夷之镇”^①,使沿海清宁的功臣的由衷赞叹,又是对于自己得遇于胡宗宪的感怀。胡宗宪“收众望于偶遗,集群策而毕举,贤豪辐辏,俊义林从。始得君如鱼水之欢,竟付托以枢机之密”。“英豪相合,何妨肝胆之倾,笔剑争雄,宜有薰蕕之异”。^②不难看出,这些作品既是贺赞,也是抒怀。

除了表颂之外,徐渭还将骈文广泛地应用于他代拟的诸种文类之中,有些作品还关乎世事,语言诙谐生动,一改骈文妙曼温雅的特点,“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如《读绛州园池记戏为判》:

《绛记》何由,为人炙口?昌黎偶尔,梦鬼笼睛。
壮夫不为,愧雕虫小技之逞,文公所诮,合书门大吉之谐。正好试官,轧茁刺刷,枉诬盘诘,诘曲聱牙。
鞅鞅非真,空青是假,难逃贾胡眼,双鸱子精明;芒硝八两,大黄半斤,且泻夜叉泥,一马桶龛龕。辟如丹砂磊块,宜用画鬼,书符煮服,必且杀人。亦似假山

① 《徐文长三集》卷二九,《徐渭集》第667—668页。

② 《徐文长三集》卷二九《寿中军陈侯帐词》,《徐渭集》第669页。

